

星期三的神明

水曜日の神様

(日)

角田光代
著

华晓雷
译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水
曜
日
の
神
様

星
期
三
的
神
明

(日)
角田光代
著
华
晓
雷
译

星期三的神明 / (日)角田光代著; 华晓雷译. —
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 8
ISBN 978-7-5502-4317-0

I. ①星… II. ①角… ②华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
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3990号

SUIYOUBI NO KAMISAMA by Mitsuyo Kakuta

Copyright © 2009 Mitsuyo Kakuta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by Genki-shobo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United Sky (Beijing) New Media Co., Ltd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akuta Mitsuyo Office, Ltd. / le Bureau des
Copyrights Français, Tokyo, through HonnoKizuna, Inc., Tokyo, and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5-2140



文艺家



关注未读好书

星期三的神明

作 者: (日)角田光代
译 者: 华晓雷
出 品 人: 唐学雷
策 划: 联合天际
特约编辑: 张雅洁
责任编辑: 李 伟 刘 凯
美术编辑: 王颖会
封面设计: 满满特丸设计事务所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55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7印张

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317-0

定价: 39.80元

联合天际Club
官方直销平台

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(010) 82060201

目 录

Ⅰ

- 写作、旅行 / 3
- 必需品其实并不多 / 15
- 度假旅行 / 17
- 旅途囧事——如厕 / 19
- 三年前点的菜 / 22
- 在科克的一个月 / 25
- “泰式火锅”搭讪行动 / 29
- 笑容的光辉 / 32
- 神明的恶作剧 / 35
- 在摩洛哥迷路 / 38
- 旅途难关 / 42
- 钱与沉默 / 48
- 真实与虚幻间的风景 / 54
- 命运之旅 / 58
- 心平气和游美国 / 61
- 年轻时的穷游往事 / 65
- 旅途中的饮食 / 69
- 不买纪念品 / 73
- 生活就像在不停转机 / 77

∴ II ∴

- 参天大树贝壳杉——新西兰北岛纪行 / 81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美食游 / 100
天地间的另一个世界——天山北路游记 / 106
东方快车之旅 / 116
扩张的城市和彷徨的我 / 127

∴ III ∴

- “脚文化”考察 / 135
温泉浴后的疲惫 / 139
多亏了机器猫 / 143
请给我三百日元 / 147
好甜啊！ / 150
真能哭出来吗 / 153
小说家和房产中介 / 156
所谓“本事” / 159
泡吧前后 / 161
温泉鸡蛋引出的男女关系寓言 / 165
带着什么去天堂 / 169
戒烟 / 172
丢三落四 / 177
脑子转不过弯儿 / 181

嗅到东京的“气味”

——再读开高健《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东京》 / 186

花园神社的祭日 / 192

无声的记忆——我和我的父亲 / 196

把横滨写进作品 / 199

你有心理创伤吗 / 202

母亲的无形遗物 / 205

这份幸福我一直记得 / 208

星期三的神明 / 211

后 记 / 213

I



写作、旅行

有一次，我身染重病、孤立无援，近乎绝望地怀疑自己能否活下来。那样的经历，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一次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年我二十四岁，正在国外旅行。当时计划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把泰国走个遍，然而，就在我从苏梅岛出发经由一个无名小岛到达龟岛后，突然发起高烧，裹着厚厚的毛毯还是觉得冷，浑身哆嗦打寒战。岛上没有医院，只在码头边有个小诊所，每周会有医生从苏梅岛过来应诊。

入夜后，高烧加上寒战，把我折腾得非常难受，甚至还掉了几滴眼泪。旅店老板见状不妙，开着吉普车把我拉到了小诊所。当天运气还不错，正赶上有医生在。

小诊所非常简陋，就是水泥砌的小房子，没有窗户也没有门，顶棚和墙壁上还有蜥蜴在爬。我躺在床上量体温，胳膊在床边垂着，居

然还有野狗跑进来，也不怕人，吧唧吧唧舔起我的手背来。

医生不懂英语，老板和他两个人大声讨论着我的病情，我就那样裹在毛毯里哆嗦地听着，他们讲了一段后，老板再翻译成英语给我听。医生怀疑我得了疟疾，但需要明天坐轮渡把血样送到大岛上的医院去化验，没看到检验报告前，他也不敢下结论。我问他要等到什么时候，他告诉我检验报告送回来，最快也要到后天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离开了那个爬着蜥蜴、野狗乱转的小诊所，坐着老板的吉普车回了小屋。

两天后，医生满脸笑容来到我的小屋，可能是因为对我病情的判断得到了化验报告的证实，他显得很高兴，嘴里蹦出两个英语单词“你，疟疾”，然后便大大咧咧地把几片药放在我的手里，又仰脖儿比画了个喝水的样子，又是两个单词“结束，疟疾”。我就着可乐，吞下了他给我的六片药。医生很满意：“结束，疟疾，没问题。”留下几个单词后，他高兴地走了。

医生走后没多久，我就开始呕吐不止。伴随着强烈的腹痛，把早上吃的水果，还有刚才喝药的可乐，全都吐了出来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开始拉肚子。

从那天开始，我就什么也不能吃了，哪怕是一片水果，吃下去就会吐出来。水也是，喝下去不到一分钟，肚子就开始疼。烧倒是退了，身上也不觉得冷，但脑袋和身子特别沉，想抬起身半躺在床上都很费劲儿。

这样过了三天，吃不下也喝不下，我都能在腰上摸出骨头了，腿上掉肉，膝盖骨也突了出来。第四天、第五天也还是不见好转，甚至干脆起不来，只能一直在床上躺着。从小屋的床上望出去，阳光洒在

海面上，波光粼粼。海滩上的游人，或独处，或三五成群，有正在安静读书的，也有结伴打沙滩排球的，大家都很有惬意。只有我，动也不能动，每天都是同一个角度，看着一片细长四边形的海。

那时候龟岛上还没有通电，海滨小屋和岛上的饭馆都得自己发电。每天晚上十点，各家的发电机一停，整个岛一下子就暗了下来。正是在这里，我平生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月光也是明亮的，甚至还能照出影子来。有时月亮躲在云层里，或是赶上细月牙儿的日子，岛上可就真是漆黑一片了。

没有月亮的夜晚，躺在没有电的小屋里，我睁着眼睛盯着眼前的黑暗。一周时间快要过去了，我还是吃不下任何东西，也起不了床。原本肚子和腿上一层薄薄的脂肪，现在好像被刮掉了一样。

一个念头开始出现：我是不是要死了，该不会就这样死在这个没有医院也没有电的陌生小岛上吧？

在这之前，我一直认为死亡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反倒是守护在死者身边的人，更能感受到死亡的恐怖和痛苦，将死之人应该感觉不到害怕。但事到临头，平时都不敢守护临终之人的我，现在要面对自己可能死亡的现实，要说不害怕可真是吹牛皮了。

睁着眼，盯着没有一丝光亮的黑暗，我在想，死亡或许就是这片黑暗，没有什么，真的没有什么。想着想着，不禁心中一惊，如果闭上双眼，可真就被这黑暗吞没了。于是，那些夜晚，我都是睁大双眼，等待窗外的天色慢慢亮起来。

当时我想，自己还一事无成。一事无成的我，怎么能就这样死去呢？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害怕死亡的。

就在泰国之行的前一年，我获得了《海燕》文学杂志社的“新人奖”。虽然这个“新人奖”为我的文学之路开了个好头儿，但我的第二部作品一直难产，反复修改了几次，终于在旅行前和那篇获奖的作品一起出了单行本。我自然非常高兴，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，我也终于能称得上是个“作家”了。然而，在这个不通电的小岛上，我依旧认为自己是个一事无成的人。那么，所谓的“成就”，究竟指的是什么呢？是写出让自己满意的小说，还是出版的书籍畅销大卖，抑或是只有出了五十甚至上百本的书，等到著作等身时，才会有“成就”的感觉呢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

当然，如各位所知，我没有在龟岛死去。整个人瘦了十公斤，后来又被送到小诊所输液，耳朵里听着蜥蜴声，手背还有小狗舔来舔去。经过输液治疗，我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，身体康复后又接着完成了剩下的旅行，从泰国回到日本时，体重也差不多恢复到了生病前的水平。

回到日本，我又发起烧来，到医院就诊，医生当即决定让我住院。“疟疾分三种，人家告诉你得的是哪一种了吗？不过，如果是‘三天热’或者‘四天热’的话，你早就死在那里了。能活着回来，只能说明得了第三种疟疾。”听了医生的话，海滨小屋内每个夜晚的黑暗，又一下子从脑海中掠过。

出院后我才认识到，那次得了疟疾的泰国之旅对我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。虽然此前我也曾经有过出国旅行的经历，但不到两个月的泰国之旅，给我的感受则完全不同。简而言之，我真正受到了一次“文化冲击”。或许这四个字不足以概括我的感受。但当我坐在电脑边，在键盘上敲出这些文字时，感觉就像着了魔一样，和以前写出来的东

西完全不同。在那之后写的几部小说中，我也没有涉及过外国或者旅行的题材，根本原因，就是泰国之旅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。

也是因为这次旅行实在令人难忘，第二年我就又踏上了旅途。这一次，我从泰国坐火车南下到了马来西亚。回国后，想多出去走走看看的念头更加强烈，于是这些年又去了越南、尼泊尔、澳大利亚，还有中国。不知不觉，旅行和我的生活，或者说旅行和我的小说之间，有了更紧密的联系。

走了这么多地方，无论去到哪里，我都能遇到些闻所未闻的事，令我大吃一惊。比如在越南，我看到过没手没脚的乞丐在街上要饭，在澳大利亚坐过运程特别长的长途大巴，在中国去过没有隔板的厕所，而马来西亚的旅店房间中竟然有蟑螂出没。旅途中的这些见闻，让我感到惊讶，也开了眼界。我觉得只要睁大眼睛认真观察，一定能有更多、更深入的发现。

一个人经常使用的词汇大体有个总数，而这些令我大开眼界的见闻，已经超出了我掌握的词汇范围，有时就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记述。这种时候，我就会先在笔记本上草草记上两笔，一边记、一边在脑子里寻找更为准确的表达，最后再把它们串起来形成文章。

虽然我从不认为写小说的人必须有丰富的社会经验，可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我，社会经验少得可怜。刚刚走出校门，从未在社会上谋过什么差事，也没什么朋友，甚至根本想象不出“公司”里到底是什么样。我对社会的认识还停留在学校的层面上，狭小、拥挤、片面。

所以对我而言，每一次旅行都是对社会的体验。连续的发现都给当时茫然无知的我，上了必要的一课。

于是，每年我都会抽出时间做个背包客走一走，长则一个月，短则两星期。我对旅途中的硬件要求不高，倒不是刻意穷游，只是更愿意把钱省下来，在同一个地方多待些日子。如果省下星级酒店一天的住宿费，就能够多待上三天的话，我宁愿去住五百日元一晚的廉价旅馆。

慢慢地，写作和旅行在我的生活中结合得越来越紧密。到后来，我甚至不自觉地有了这样的念头：只要来趟旅行，我一准儿能写出本小说来。

但后来有一段时间，我就写不出来了，或者虽然写了些东西，但没有丝毫的成就感。不管写多少，总觉得不像是创作了新作品，而只是在把过去的作品换个形式简单重复。自己好像被封在一个厚厚的壳里，无论怎么使劲儿，都没办法突破，而我写作时用的词汇，也总是在这个壳里翻来覆去地打转，没有新意。

当时的我还不能像现在这样用语言准确描述这种困境，反正就是觉得自己和小说之间的关系不那么顺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又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旅途。我想，出去旅行一定能帮我打破那个厚厚的壳，重新获得灵感。

但慢慢地，自己开始习惯外面新奇的世界。无论看到什么，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惊讶，也不会有过去那种自恨语言匮乏、不知如何表达的感觉。看到什么都能记述下来，只是依然在那个厚厚的壳里。

记得有次我在老挝，住在古都琅勃拉邦，晚上没什么事情，就一个人出去散步。路上遇到一对日本游客，男女两个都很年轻。我和他

们聊起天来，后来也不知是谁的提议，三个人决定一起吃晚饭。本以为要到附近的餐馆去吃，没想到他们说想在路边的小摊儿上买。联结市中心和湄公河的大道上，就有一个夜市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吃。两个人一到了那里就显得非常兴奋，跟赶上过节似的，东瞅瞅、西瞧瞧。我都买好了东西，他们还没拿定主意要去哪家吃。看上一家觉得不错，但一问价格又太贵，两个人就这样依偎着在夜市上一路走过去，比较着、挑选着。我转到小摊儿后面的台阶上坐了下来，等着他们买东西回来。

眼前的夜市，各种摊位一溜儿排开。有卖烤鸡肉的，有卖各种面条的，有摆开好几个盘子卖炒菜的，还有卖咖喱的，无一例外，都在摊位的展示台上方吊着白炽灯照明。天已经全黑了，白炽灯好像一个个橙色光球点缀在浓浓的夜色中。大街上熙熙攘攘，有采购晚餐的主妇，有四处闲逛的中年男子，还能看见小孩子光着脚在人群中追逐打闹。

我等了很久，那两个人还是在夜市上逛个没完。正当我开始后悔跟他们一起吃晚饭时，两个人终于回来了，手上提着几个装着食物的塑料袋。他们告诉我说住的客栈有个大露台，提议晚上就在那里吃饭。

说是“大露台”，其实是个非常破旧的地方。就是面向院子的阳台，木制的栏杆几乎全烂掉了，地板也四处斑驳，有的地方甚至还有钉子露出来。整个阳台脏乎乎的，到处是尘土，只有一根电线拉着个灯泡照明。没有椅子，我们只好席地而坐。女孩子从客栈的公共厨房里借来几个碗碟，我们捧着缺了边儿的茶碗，倒上温吞吞的啤酒，再把买回来的饭菜倒到有点儿脏的塑料碗碟中，约好的晚餐就这样

开始了。

我又一次后悔了。想想要是去小饭馆儿吃，可以喝到清凉爽口的啤酒，价格比夜市便宜，还能吃到味道不错的热饭菜。唉，刚才真是应该自己一个人去饭馆吃晚饭啊。可眼前的两个年轻人乐在其中。缺了边儿的脏乎乎碗碟、小摊儿上买来的各种吃食、连罩子都没有的电灯泡，还有黑魑魑的院子、烂掉的栏杆，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。

吃着吃着，有个欧美人模样的男子从阳台边经过，盯着正在吃饭的我们看了一会儿。这家伙好像长期住在客栈里，胖墩墩的，岁数不小，一眼就能看出是个“瘾君子”。他好像喝多了酒，朝我们叽里咕噜讲了几句，就晃晃悠悠地走开了。昏暗脏乱的旧阳台，无家可归的长期游客——廉价客栈里经常能看到的画面已经让我有些不耐烦了，但那两个年轻人则不同，甚至偶然路过的欧美人都成了他们谈笑的话题。

由于这两个人的表现实在是太过合拍，我猜想他们一定是恋人。没想到聊天时才知道，两个人是在旅行中认识的，因为脾气相投，就开始结伴完成接下来的旅行。两人在日本各自有恋人，而这一点，彼此也都很清楚。

听着他们的讲述，我忽然觉得这两个人好无聊。旅途中遇到不知底细的异性，随随便便就结成了伴儿；旅行期间两个人出双入对的，一起玩恋人游戏、一起到夜市的小摊儿上买饭吃、入住在除了价钱便宜其他一无是处的简易客栈、拿“瘾君子”模样的欧美人当谈资，这些都让我觉得十分无聊。可这么无聊的事，他们怎么就觉得那么开心呢？我一边想，一边在心里啧啧称怪。但随后我自己都被这想法吓了

一跳，要是换成八年前或者五年前的我，自己不是也会和他们一样，享受这样的过程吗？那些看不惯的事，自己不也曾亲身经历过吗？

想到这里，我撇下还在吃饭的两个年轻人站起身来。离开前问了他们的年龄：女孩子二十四岁，男孩子二十六岁。

我步行着返回自己的住处。夜晚的街道十分安静，有一只野狗蹲在黑影里，一辆载着一家五口的摩托车从我身边经过，卖面条的小店依然亮着灯，灯光照在店门前的马路上。那一刻，我清楚地知道，自己完了。估计我再怎么冲动地跑出去旅行，也打不破包裹着我的那层硬壳了。我可能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写作，再也不能找到新的词汇去记述我的感受了。对于我的小说创作，旅行再也帮不上什么忙了。那个夜晚，我从心底明白了这个道理。从那次感染疟疾的泰国之旅算起，不经意间已经过去了十年。

从老挝回来后，我依然没有改变习惯，依旧坚持出去旅行，而且比以前更频繁。开始的时候手头儿比较紧，如果不住五百日元一天的便宜旅馆，就根本没钱在外面待上一个月。后来宽裕些了，时间反倒不够用，根本抽不出完整的一个月去旅行。但我还是努力多争取些时间，没有一个月，就做两周的旅行计划；要是两周还不行，就想办法凑出十天时间。

渐渐地，我不再把写作和旅行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了。说白了，就是不再带着写作的目的去旅行。旅途中即使遇到什么新鲜事，也只是睁大眼睛看个仔细而已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搜肠刮肚地琢磨词汇，也不会非得把角角落落都看个遍。走到哪里，看到什么，只是留在心中，